

《北国》三部曲之一

漠南魂

张长弓



魂南漢

張長弓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滇南魂

《北国》三部曲之一

张长弓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7 插页2 字数380,0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4,000

书号：10151·592

定价：1.47元

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北国》三部曲，围绕蒙古民族寻求复兴和解放之路，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冲突，以高屋建瓴之势，艺术地再现了从清末到解放战争初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社会生活。

《漠南魂》是《北国》三部曲的第一部。它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漠南人民初步觉醒，奋起反抗王公贵族残暴统治，走上民族解放斗争之路的一段艰苦历程。斗争是残酷、激烈的，书中既有封建王公借祭祀敖包捉拿志士、借春驼大会扑杀牧女、借宗教势力扼杀婴儿的触目惊心的描写，也有铲王军巧夺王府、血染沙漠、黄羊助战、智出峡谷等引人入胜的激战场面。小说用多线的纵横结构展示了宏伟的生活画面，真实地写出了那个特定时代里各色人物的不同命运。这场斗争虽然暂时失败了，但却显示了奴隶、牧民摧枯拉朽，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，揭示了漠南蒙族解放事业的必由之路。

作品以酣畅淋漓的笔墨，生动地描摹了内蒙古社会的风物民情、自然景色，散发着草原泥土的芳香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一副清秀的、海棠红的脸庞，在这广袤的草野和粗犷的沙丘中，显得极其漂亮；绛紫色的蒙古袍在浅绿鹅黄的灌木丛里一闪，仿佛那开花时节的轻柔的怪柳。只是，她在为着什么事焦灼不安？那轮廓纤巧的鼻梁上沁满了汗珠，一双漆黑的眉象是相互啄食的鸟儿，洁白的牙齿紧咬着下唇，黑亮亮的眸子四处睃瞄着。她寻找什么呢？躲闪什么呢？捕捉什么呢？为啥这样慌乱？而且，在慌乱中还透着一种复杂的、又惊又喜的感情……

她的名字叫索隆。今儿正背着花篓筐提着木杈在草滩上拣牛粪，突然感到一阵阵腰酸腹胀，楞怔了好半天，这才省悟到自己就要分娩了。

掰着指头算了又算，总觉着还不到日子，这婴儿为啥急着想提早到这世界上来？孩子苦命的阿爸不在家，给郡王府支差去了。她多么盼望着有丈夫在跟前，能平平安安地闯过这一关呵！

“呵呵，孩子！你在这样的日子下生，多么不是时候！”

她这样想着，哀怨地叹息着，焦急地在草丛里打转转，一个新的生命就要来到这世界上，母亲的阵痛更紧了。

她还不到二十五岁，四年前曾生过一个女儿，也是在拣牛

粪的时候生在草棵子里的。当时，她的男人孟克又是喜欢又是惶惑，双手揉搓着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就在他用粗壮而拙笨的手指，去为产妇挤牛奶的当儿，脖子上突然套上一根绳——被郡王府的家丁象牵牲口似的拽走了！

牦牛还要叫一声，山羊也要跳一跳，她的心上人——膀大腰圆的孟克，竟一声没吭被人捆去了！索隆一着急，断了奶，小女儿只活了三天，就象一颗亮晶晶的露珠，从花瓣上滚落下来，摔碎了。

后来才听说，本盟的东南部，有成群的奴隶揭竿而起，其中的一股子还杀奔这喀尔嘎草原上来了。本旗郡王沙格都尔扎布为人机警，生怕属下那些身大力强的牧人跟随造反的军头儿走，于是就象给牛戴鼻环、给马上绊子那样，把很多人都禁锢到阿尔斯郎山里，使他们再也听不到叛逆者的消息。沙王用的是密封罐头的办法，虽然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生产罐头。等到造反的奴隶一帮一群拉过去之后，那些被禁锢的人个个都青筋暴露，牙瘪眼蓝，还有不少骆驼般的汉子把自己的骨头搁在了深山里！

索隆一想起这些事来，象踩着毒蛇那样，浑身颤栗不已，心窝里也猛古丁地疼痛起来。恰在这时，不无同感的胡鹁鸽在黄柳梢头唱了起来，象是在唱一支古老的“鹁鸽歌”：

穷人难活，穷人难活！

羊儿饱了羊倌饿，

腿上绊子颈戴索。

户户炊烟少，

处处狼虫多！

这个不知是什么人传下来的“鹁鸪歌”呵，受苦受难的牧人们一听鹁鸪叫，心中就一滴一滴地淌血！

这次……这次和那次一样，孩子又要生在荒草野坡上了，她的男人孟克又是被郡王府弄走了。将要诞生的婴儿呵，你仍然要象花朵上的露珠那样不久长吗？

“呵，佛爷保佑吧！保佑去负苦的大人没病没灾，保佑要生下来的孩子平平安安吧！”她在心里这样默念着，急急卸下背上的花篓筐，扔掉了粪杈，拨开整手的“哈拉亥”草，一头钻进了柳塘子里。

五月的天气，喀尔嘎草原的积雪刚刚化掉，柳丛里到处湿漉漉的，到处是水蛇那样游动的溪流。索隆摇摇头，又从纷披的柳枝里钻出来，东一头，西一头，踩着鲜绿鲜绿的草，穿过一扑楞一扑楞的蒿，慌慌张张，想要找到一个避风的、干燥温暖的沙窝。

离此不远，就是温柔美丽的萨仁诺尔湖，湖边长着柳条子那般高的芦苇和蒲草，早开的大碗花吸引来遍地的蝴蝶，春鸿排着队清亮地叫着，要在这湖滨安家了。有一群孢子，冒冒失失地从苇塘里斜穿过去，大约是嗅到了清冽的水气，要到湖边痛饮一番吧。

这时，索隆的腹痛更紧，简直弄得她六神无主了！

二

喀尔嘎左翼旗郡王沙格都尔扎布，今天要到草原上打猎；多年来他郁郁寡欢，忧眉未展，今儿是最欢畅的一天。因为，昨夜子时，福晋阿尔乐生下了贵子，从此王业后继有人，蒙古草原“世袭罔替”的制度可保，蒙旗地方就要更加兴旺了。这正是光绪三十年四月十八，黄道吉日；此子久后必然光宗耀祖无疑了。这几十年来，该有多少不顺心的事呵！他巴望草原升平，盼来的却是荒乱；他巴望把全盟七旗大王的印信捞到手，盼来的却是沙漠里的幻影。在喀尔嘎左翼旗东边的是喀尔嘎右翼旗，右旗比起他的左旗，犹如狼尾巴蒿在比落叶松。但最使他忧虑的是右翼旗亲王雄诺巴彦有子，而他左翼旗郡王沙格都尔扎布无儿。身居王位而膝下无子，他觉着王府的楼台殿阁一齐摇晃，仿佛要天塌地陷了。

福晋阿尔乐怀孕，给他添了快乐也添了焦急。自己的骨肉究竟是什么样呢？是男是女？倘若不是个带蛋的，他的一切想望岂不是指山卖磨吗？为此事，他在半年里请旃檀仓的喇嘛念了两次经：一次祈福的洞俚经，一次驱邪的伊鲁格勒经，托佛祖的灵光，保佑福晋生下一位小王子。

这天半夜，内厅传来喜讯，福晋阿尔乐果然生下贵子了。

当女奴隶吉茹木图浑身抖索着从梦中把他唤醒，在他耳里塞一块金子的时候，他一把推开身边的女优筱菱花，心脏咕咚咕咚不停地狂跳，以为是在梦境里。

“丫头，小子！？”他明白了这不是梦，却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恭喜王爷，天降贵子！”吉茹木图跪在地下提高声音说。

“呵——”沙王光着脚丫跳到地下，得意忘形地、欢畅痛快地笑了两声。谁说这位王爷的血管里没有血，尽是铜锈和枪药的混合物呢？不，当他看到世袭的王业有人延续时，人性在他的身上竟复活了一刹那。

昏暗的烛光，映出了沙王脸上那比严冬的花还少见的笑容。烛光在闪烁，笑纹在跳跃；女优筱菱花惊讶地望着这个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人。

沙王立刻起身，命吉茹木图点起大灯笼在前照路，他亲自到后殿家庙里给祖先叩头。跪在红拜毡上，眼望着黑糊糊的祖宗牌位和那粘满灰尘的经旆，心里犹自喜不自胜。默念完了祷词之后，他就急不可待地进入内厅，叫女奴隶传进话去，说王爷为福晋、王子祈祷过了，俺默斯勒佛和吉姆羊菩萨必然降福……

女奴隶吉茹木图又转来禀告福晋的回话：“阿尔乐多谢王爷爱护，请王爷给孩子命名。这孩子生得相貌奇异，正脑门上有一颗朱砂痣，一下生就带来满庭红光，香气扑鼻，久后必大富大贵……”

沙王满心欢喜，回到自己的书房，捻着玛尼珠，嗅着鼻烟壶，眼巴巴地盼到天明。天光一亮，就吩咐家丁备马，他要依照蒙古族古老的风俗猎卜于郊。据传说：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大军西征时，曾以射猎来卜吉问凶。就在此地，圣汗一箭射穿了

阿尔斯郎山，在山峰上留下了象明亮的眼睛那样一个洞。随之，大军所向披靡，势如破竹，一举创立了史无前例的汗业。从此就留下了民俗，喀尔嘎旗人无论是出征、放牧、移场、支差、婚丧嫁娶等等，都要向一张雕弓和三支羽箭来请教了。

太阳刚刚从云雾蒸腾的草原尽头升起，沙王就换了围猎的戎装。他身穿全绣彩水圆领蒙古袍，外罩箭袖马褂，足蹬翘头软靴，头戴嵌着红玛瑙珠的凉帽。今年冬天，就要庆贺他的五十岁诞辰了，古人说：五十而知天命；在知命之年而喜得一子，这自然是上苍神佛的意志。这一次的猎卜，在他的心灵深处充弥着无比吉祥的预感。

沙王的坐骑，是一匹形体矫健、顾盼雄美的火红马。这马，若用民间的《赞辞》来形容，可以说是头如经堂的洪钟，眼如东天的明星，长鬃象黎明的彩霞，四腿象勇士的箭筒。昂首长嘶，雷霆为之回应；扫尾翘身，旋风相形失色……沙王自从得了这匹神骏，如虎添翼，愈加雄心勃勃了。

沙王猎卜的命令一传下来，掌管府邸事务的东协理伊都和郡王府老总管什尔巴立刻忙乱起来：集合家丁，挑选鹰犬，检点弓弩和火枪，并责成两名陪嫁奴福生嘎和道楞嘎，整飭人马，在王府东牌楼外伺候。

一切安顿妥贴，沙王才缓步走出正门，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东协理伊都卑谦地上前请安，老管家什尔巴亲自从马信尼玛罕手里小心翼翼地牵过了火焰驹。沙王象往常那样绷紧青石砬子面孔，长长的下巴象铁锁那样关闭着嘴唇，几根稀疏的黄胡须抖动着，以睥睨一切的神气向天空翻着眼珠。家丁们从那威严的眼神里感触到有一股寒流直透脊髓。

沙王翕动着嘴唇沉吟半晌，徐徐一摆手，东协理一躬身，

不知嘟哝了一句什么，众家丁就一齐唱起祝猎的《赞辞》：

呵日威，呵日威——

灵捷的青羊在草梢上飞腾，

弯角的盘羊在丛林里穿行，

火红的狐狸从马蹄前窜过，

白唇的小鹿在马尾后潜踪……

呵日威，呵日威——

请张开宝弓射出金箭吧！

在赞歌声中，沙王从老管家手里接过丝缰，左手一带嚼环，那火焰驹腾地趯过身来，他趁势一跃，敏捷地跨上雕鞍，双膝立即扣紧马腹，把嵌镶着美玉、镂刻着金花的马鞭向空中一扬，老管家什尔巴，陪嫁奴福生嘎、道楞嘎都纷纷上马，前拥后护，直奔猎场而去。

东协理伊都恭恭敬敬地打着千儿，目送着围猎队伍，在他那清秀的脸庞上显露出一种极为复杂的表情，象女人一样鲜红的唇边留着一丝冷笑……

围猎人马来到美丽的萨仁诺尔湖边，家丁们用弩箭和火枪打了几只水鸭野雁，那郡王府精心豢养的猎犬和凶鹰，也大抖其威风，欢跃地向山兔和沙鸡进攻。沙王则催马绕过湖滨，向丘陵地带驰去。坡地上莽莽林丛、芊芊野草，把那青蔚蔚的颜色映上了青苍苍的天空。伫马远眺，但见云雾飘飘，气象森森，这景色委实就象旃檀仓的昂杰大喇嘛所说的那样：喀尔嘎天水相逼、山云共色，巍巍有帝王之气。一念及此，沙王的心脏不由急骤地跳动起来，福晋阿尔乐所禀告的孩子下生时的种种异兆，又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。他策马绕过黑黢黢的榛柴棵、密麻麻的

杏枝砬子，火焰驹一纵身，从暖木条、老鸱眼那些灌木丛上飞过，撒开四蹄冲上米黄色的明沙坨子，又从滚滚流沙中闯下来，踏碎了刚刚绽瓣的野花，直向前面那随风摇曳的柳塘子奔去。

望着婀娜多姿的黄柳条子，不知怎的，沙王突然想起四年前的事来。四年前，义和团的忠义军拉过草地，那些罪该万死的造反的奴隶，人人头戴着象祈雨人那样的柳条帽箍，手里高举着刀、枪、棍、叉，呜嗷吼叫着开进了喀尔嘎左旗，打开了本旗的门户——扎冷^①衙门，差点点没来攻打他的郡王府。为此事，使他一见着柳条子就怒火腾腾，忿恨的情绪象蛇那样紧紧地缠绕着他的心。当然，四年前那场乱子，很快就平息下去了。皇上的天兵一到，他本人立即统率箭丁，前后夹攻，拚力讨伐，在乌尔吉河畔一战成功，把那些敢于蔑视王法祖规的奴隶统统打散，叛逆者的血染红了滔滔的河水。为着酬劳清兵的统领，他特地献上了骏马、美女和沉甸甸的大元宝，还用那宽宽的山谷量了一谷羊^②，以做犒军之用。呵，在刀光剑影里浴血拚杀，在他看来并不可怕，使他又怕又恨的是那些流尽了血也高昂着的戴柳条帽箍的头，那烈火熊熊的燃烧的眼睛……

一想起这些事，沙王就觉着气闷，胸腔里仿佛满装着硫磺火硝，烟雾腾腾地要爆炸开来，以致把喜生贵子的兴头吹得烟消云散。几只雉鸡在他面前飞去了，孢子从柳丛中窜出来，懵头转向地在火焰驹前打了个盘旋……。而这些，沙王都似乎没看见，竟惹得坐下战骑也不耐烦起来。

前方到处变幻着云影，云影在平展展水波荡漾般的草地上轻轻缓缓地移动着脚步。一会儿，这边明亮起来，那边暗淡

① 扎冷即参领，清政府武官中的一级。

② 王公的牲畜很多，遇有急事无法点查数目，即用山谷计量。

了；一会儿，这面坡呈现出淡青色，那面坡则翠绿翠绿；一会儿，水泊子里象白银那样闪光，而沙丘又变成了水泊子那样的湛蓝……。沙王甩开后面的随从，一趔马穿过茂密的山梨树，在纷纷扬扬的白色落花中，忽然瞥见有人影一闪。他看得清楚，这是一个美貌的妇人，她慌慌张张地闯过来，突然听到火焰驹的嘶鸣声，立时惊慌失措，掉转身就钻进柳林里去了。

沙王猛地一惊，捋住嚼环用力往怀里一收，那马将前蹄高高扬起，塌下身去就是一串连珠炮蹶子。沙王是能征惯战的人，只打了两个盘旋就勒住了烈马。他用闪电般威严的目光向后一扫，陪嫁奴道楞嘎就越众当先，飞马抡鞭闯进树行子里，搂头盖顶一皮鞭，把那躲避在树后的索隆打倒。

谚语说：“王爷的马前就象佛爷的头顶一样。”佛爷的头顶是最神圣的地方，谁也不敢去摸；王爷的马前是最威严的地方，谁也不敢阻挡。索隆挨这一鞭子还算幸运，如果沙王一耸动那半截黄眉毛，她就要被捉拿治罪了。

这时，老管家什尔巴拍马赶来，看到这一切，只吓得裤裆里冷汗淋漓。他下马请安，甜言蜜语地说：“王爷息怒，俗话说：瞎蛇不避骏马。刚才那个东西不是人，是牲口，是瞎了眼的牲口！……”

沙王的脸上毫无表情，每条肌肉都象是铁打的，老管家的话他好象并未听见，连眼珠也不瞬一瞬，竟徐徐地抖动丝缰纵马而去。

老管家知道，沙王为人喜怒不形于色，庄严如护法护教的罗汉，圣洁似呼图克图尊者^①，他的心思从不让人猜透，别人

^① 呼图克图——活佛。

也无法猜透的。如果他管家把那冲撞马头的妇人拿来办罪，一向以慈悲为本的沙王，很可能大发雷霆，说管家残暴不仁，甚至是蓄意败坏郡王府广结善缘的名声；如果他对那妇人不加惩治，向来主张以严刑峻法巩固王业根基的沙王，又有可能说现今蒙旗法纪废弛，管家难以辞其咎，不然何来刁民凌犯王驾？……这事虽小，管家却颇犯踌躇，思量的结果，他认为王爷在五十整寿这年天赐贵子，那种春风得意的兴头是无法言传的。在这时候要是去拷打什么人，必然大杀风景；果真若扫了人家的一团高兴，自家的脑袋就要长不牢实了。什尔巴虽然贵为总管，在喀尔嘎旗也是一呼百诺，但在沙王跟前当差，他总是有一种脑袋长不牢实的预感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一只勒勒车轮大小的皂雕，从云彩里闪出来，倏地从空中猛往下扎，象一道黑色的闪电划破长天，刹那间又腾身而起，那强劲的双翼悠然地搏击着呼呼的劲风。

猎队发出一声喊：“哪——呜噓！”

陪嫁奴福生嘎手疾眼快，立刻把郡王府重金购置的毛瑟杆子压上子弹，双手捧到沙王面前。就在一瞬间，沙王绰枪在手，左膝弯右膝直，左臂如砥柱，右臂似环钩，在马上做了个犀牛望月的姿势；侧着头，眯着眼，心不跳，气不喘，掌握好了射击要领，然后沉着果断地勾动了扳机。

“当！”枪声震荡着沙原，一缕轻烟喷出枪口，立即消散了。沙王闭上双眼，心里默念着：“猎神唵默斯勒保祐！”

“吓！嘿——唷！”猎队的喝彩声在耳畔响起来，沙王喜滋滋地睁开了眼睛。

他刚一睁眼，那只巨雕早已振翅远飏，只把那利爪下的攫获物——猢猻扔将下来，恰巧，正跌在火焰驹的蹄下。火焰驹

大吃一惊，噗噜噜喷着鼻子，一纵身撒开四蹄落荒而去。它那狂烈的头颅高扬着，耷开的鬃象闪烁的火苗，抖直的尾象一道火光……沙王虽然在全盟七旗的王公贵族中号称骑射的泰斗，但那火焰驹受惊之后迅猛异常，四蹄如飞鸟之翼，风车之轮，并且死死地咬住铁嚼环不放，使骑者手中的“扯勒”失去了控制的作用。于是，那马就象发疯般地跑起来，越过沙湾，跃过水塘，登上山岗，跳下深涧，直奔前方的一条沟——“魔鬼的峡谷”驰去。这条沟，就象杭州的飞来峰一样，奇迹般地在起伏的丘陵中突兀出现：千尺断崖，绝壁陡立，一望无底；所以牧人们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名号。

说来惭愧，一向都象岩石那么冷静的沙格都尔扎布，刹那间突然变得那么孱弱，那么慌乱，竟双手抱住鞍鞵失声大喊：

“来人哪——救……救……”

陪嫁奴福生嘎，多年来以对郡王府耿耿忠心而驰名，一见主人惊马，他就拚着命鞭打自己的坐骑随后紧追，耳听着那顺风传来的绝望的呼救声，简直比滚油煎心、钝刀剖腹还难受。急切间，他抽出了挂在腰间的蒙古匕首，回手扎在马后臀上，那马疼得哧哧直叫，以风卷飞沙之势，赶上了火焰驹，竟至两马相并，马头靠近马头。

草原上各式各样的鸟，都象浪花那样在眼前飞溅，天上的一抹流云，仿佛在头上打旋儿。福生嘎紧咬着牙，猛地一探身，劈手捋住了沙王的马扯勒，想用平生之力使火焰驹收住四蹄。谁知那火焰驹猛烈地一摆头，在行进中冷丁躲了一下，这位“义仆”可就吃了苦头，竟脑瓜朝下栽下来，摔了个四仰八叉，好悬没有涅槃转世。

这可真是说时迟那时快，专门饲养火焰驹的尼玛罕恰在这

时赶到。这马倌轻舒铁臂，从背后抓住了沙王的湖绉马褂，用力一提就把人掙了过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火焰驹长嘶一声，在“魔鬼的峡谷”沟头飞身而过。这条沟，足有两棵大树接连起来那么宽，火焰驹宛如腾云驾雾一般跃将过去，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。

这时候，老总管什尔巴，陪嫁奴道楞嘎，领着众家丁惶惶而来，一个个汗流浹背，面如死灰，抖抖颤颤象一片枯叶在冷寂的秋风中打旋儿。大伙先扶着沙王站起来，然后都低眉顺眼地跪在草地上，哭咧咧地说：

“王爷受惊！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……”

圣明的沙王，自被掙下马来之后，就知道这条命是保住了。遇难呈祥，逢凶化吉，这自然是他平素啐经念佛、法轮常转的结果，因之，佛祖才降福随善，命诸天菩萨在冥冥中保护着他这位大人物。然而，大人物被马倌掙下鞍鞿，就是说出乱坠的天花来也不算光彩，尤其是还高喊救命，就更不成体统。若让奴才们听进耳里，岂不有失王公的威仪？……

“呵！呸！呸！”他弄不清怨谁恨谁，心里象长虫吃了烟袋油子那样翻搅着。

他谁也不看一眼，徐徐地整理着衣帽，冷漠地咬着天空，过了好久，那铁锁般的长下巴终于动了一动，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来：

“回府！”

三

沙子迷了眼，又揉进去一把盐。沙王在回府的途中，路经一座沙湾，竟意外地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。

“嘎哇——嘎哇！”

“嘎哇——嘎哇——”

在这空漠的草原上，风飒飒，路茫茫，甚至连牛羊群都瞧不见，什么地方有放牧人的帐篷呢？哪来的嗷嗷待哺的婴儿呢？沙王勒住马，侧耳听了听，那几茎黄胡须翘了起来，威严的眼神向身后一扫，那个摔得鼻青眼肿的福生嘎就象射出去的弹丸那样，直奔婴儿啼哭的方向冲过去。

刚才冲撞沙王马头的那个牧民妇人索隆，在一个温暖的沙坑里分娩了。她自己用牙齿咬断了脐带，扯下头上的麻布长巾把婴儿包裹起来。谚语说：“接春羔的时候，春天就在你的手上。”今儿，自己的亲骨肉离开了母体，比那严冬之后迎来春光还要欢欣，母亲的温柔的感情象萨仁诺尔湖那样荡漾着。她从高耸的发髻上摘下一支长长的银簪，轻轻地、轻轻地别在裹缠婴儿的麻布上。这是阿妈送给她的，也是她迄今为止唯一的饰物。她喜爱它，半尺长闪闪发亮的银簪，柄上嵌着猫儿眼那么大的一颗珊瑚。她喜爱它，就象春天喜爱百灵子，湖水喜爱金